

以古如歌的节奏，写下这片土地的呼吸

——《库布其生命歌》研讨会发言摘要

黄沙漫天，寸草不生，曾经的库布其沙漠被称作“死亡之海”，是中国第七大沙漠。如今，这片土地绿意盎然、生机勃勃，昔日的不毛之地已成为荒漠化防治的典型样本。从黄沙肆虐到草木繁茂，从生存维艰到安居乐业，库布其沙漠的蜕变，不仅是中国荒漠化防治史上的奇迹，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丽史诗。为定格库布其的生态奇迹，记录治沙人的心路历程，作家肖睿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库布其生命歌》。3月21日，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、内蒙古文联主办，内蒙古作协、远方出版社、鄂尔多斯文联承办的《库布其生命歌》研讨会在京举行，与会专家围绕该书的思想内涵、艺术创新与时代价值展开深入研讨。

——编者

1 扎根乡土的赤诚书写

阎晶明(中国作协副主席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):肖睿的创作有着极为鲜明的特点,他在北京、上海等地学习生活,却始终保持着对家乡的热情,他的创作始终植根于对家乡鄂尔多斯书写,始终贯穿着鲜明的生态意识,这种意识不是生硬的贴附,而是自觉的创作追求,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学习与文学转化。他对家乡治沙历程的书写,有着完整的历史性呈现,如同治沙者的代际传承一样,完成了文学创作上的“子承父业”。这部作品以歌为名,以古如歌的曲式为叙事顺序,为沙漠治理献上了一首文学赞歌,但它绝非单向度的成果展示,而是始终保持着科学、冷静、客观的态度,对沙漠的存在、治沙的进程与手段,都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辨析,既有饱满的创作热情,又有理性的思辨深度。在创作中,他既坚守了报告文学以真实为生命的核心原则,又娴熟地运用了小说的笔法,以普通人的故事贯穿叙事,让治沙这个看似单一的主题,有了丰富的色泽与极强的动感,让作品的故事性、可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同时,作品中大量融入民间文艺元素,把自己作为见证者、体验者、观察者带入叙事,始终以治沙给人民带来的福祉为核心主题,让作品有了更深厚的情感温度与人文内涵。

海山(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):作为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,肖睿以敏锐洞察力和真挚赤子情怀,聚焦库布其沙漠治理与内蒙古生态变迁,长期深入沙漠一线、沉心采访、俯身倾听,以数年时间打磨出这部重磅力作。该书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成果展示与数

据罗列,而是聚焦具体的人、真实的往事、与风沙的一次次较量,诠释库布其从“沙进人退”到“绿进沙退”的建设历程,书写几代治沙人在极端环境下坚守奉献、创新传承的动人故事。这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动实践,也是内蒙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与经验的鲜活见证,更是当代内蒙古文学创作扎根乡土、守正创新的生动阐释。

赵慧洁(鄂尔多斯市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):《库布其生命歌》是肖睿扎根大地、书写时代的生动实践。他十余年来深耕生态题材,以文字礼赞生命、致敬治沙英雄,鲜活呈现了库布其荒漠化治理的中国经验,也让库布其的故事成为中国故事的生动注脚。

孟繁华(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):肖睿的创作有两种笔墨,一种是虚构的小说创作,他曾以先锋的笔触书写库布其题材,让我们看到了先锋文学遗产在青年作家笔下的传承与新生;另一种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创作,《库布其生命歌》让我们对他的创作有了全新的认知。该书最让人动容的是肖睿对创作的敬畏之心与扎实态度——为了写好这部作品,他一百多次深入库布其沙漠,与数百位治沙人深度交谈,这种对生活的深度沉入,在当下的创作中极为难得。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,只有深入到生活的最深处,才能打捞起那些看不见的、属于人的内心世界的内容,而肖睿做到了这一点。在生态学成为创作潮流的当下,肖睿的创作没有落入同质化的窠臼,他想了诸多办法提升作品的文学性:比如古如歌、民间传说的运用,不

仅串联起了库布其的生态变迁,更把这片土地的文化、历史完整地融入叙事,让作品有了独特的结构与厚重的文化底蕴;比如对人物的精准捕捉,从老一辈治沙人到返乡的青年大学生,从基层林业工作者到功勋科学家,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与精神脉络,让作品有了坚实的情感支撑。他用七年时间打磨这部作品,这份耐心与抱负,最终成就了这样一部有厚度、有温度、有力度的优秀作品。

徐剑(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):肖睿以扎根大地的踏实创作,以扎实的田野采访为基础,在黄河“几字弯”沿线的库布其沙漠里,描摹出一组鲜活的治沙英雄群像。他始终把握对准确那些像沙粒一样的普通人的命运与人生,写出了他们如何像沙漠中的一棵树、一棵草,把绿荫一点点做大。更难得的是作品的现代意识与艺术创新。肖睿左手写小说、右手写报告文学,将两种文体的优长相融合,不仅写出了人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,更展现了人与沙漠和谐共处的全新生态观念。他以极强的艺术敏感,借用蒙古族长调如歌的曲式结构,以“起歌”“正歌”“叠歌”串联全书篇章,让整个叙事既有古如歌般的节奏起伏,又有高首部的叙事高潮,前后衔接自然流畅,结构完整精巧,让沙漠从狂风肆虐到被绿意覆盖的历程,有了音乐般的流动感与艺术美感。

孟庆徽(远方出版社总编辑):该书是一部承载着厚重生命分量的佳作。肖睿百余次深入库布其,访谈数百人,让作品满是真实的现实感与生命力。

3 生命叙事的深度开掘

满全(内蒙古文联副主席、内蒙古作协主席):这是一部生态书、一部哲学书,更是一部生命书。以往的沙漠生态书写,大多是对抗性书写——把自然当作敌人,把人类塑造成征服自然的英雄;而肖睿的书写,选择了全新的敬畏性书写模式。他认为,自然万物都有自己的主体性与独立性,库布其沙漠也从被征服的对象,转化为会说话的主体,实现了生态书写中“让自然发言”的理论诉求,这是极为超前的认知与创作实践。

该书把古如歌作为完整的叙事方法论,借用蒙古族长调的结构,形成了独特的生命美学:以“潮尔”作为全书的基调,奠定了历史纵深感;以“叠歌”实现叙事视角的复调性,农民、企业家、基层干部、治沙女性等多个群体的叙事视角,形成了众声喧哗的效果;以“诺古拉直音”作为装饰音,用神话、民歌、民间传说与正文形成互文,让文本的层次更为丰富。同时,该书以个人与群体、死亡与生机、沙漠与绿洲、传统与现代等多重结构,制造出极强的叙事张力,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对照中,展现出库布其的史诗性变迁,也让人物形象更为饱满。可以说,这部作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全新的方案,它证明了新时代表现报告文学可以超越事件记录的基线,成为文明转型的预言,让我们看到了文学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独特价值。

包明德(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):作者以虔诚的赤子之心、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深刻的生态观念,真实记录、艺术书写了中国治沙的辉煌成就。《库布其生命歌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见证,是新时代表现生态报告文学的重要成果。这部作品最突出的艺术成就,是它极为精巧的结构匠心,实现了生命与沙漠互动共生、历史关怀与现实场景双向奔赴、文学叙事与音乐节奏完美融合、结构布局与主题表达高度契合。

作品以“潮尔”开篇,开门见山地交代了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的全球影响力,一下子把地方性的治沙功业,提升到了世界样板的宏大叙事之中,起到了极好的开篇定调作用。随后的“起歌”“正歌”“叠歌”三章,以两条线索并行推进:一条是历史纵深线,作者查阅《诗经》《史记》《水经注》等典籍,梳理了库布其从洪荒时期到晚清民国的沙漠史、苦难

史,也对照了世界治沙史上三次失败的教训,为全书叙事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底色;另一条是现实实践线,作者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库布其生态攻坚的艰难历程与辉煌业绩,塑造了徐治民、金琦等几代治沙人的英雄群像,以微观个体的故事,实现了宏大叙事的落地。结尾部分,以联合国官员的赞叹与作者沉浸式的灵魂道白,与开篇序曲形成完美回扣,让整个文本结构工整,礼赞生命、讴歌灵魂的主题得到了深化与升华,真正实现了文学叙事与音乐节奏的完美融合。

刘琼(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副主任):该书构建了生态文学叙事的新美学,它是一部将个人的生命史与治沙史深度融合的沉浸式写作,有别于传统治沙报告文学注重治沙路径、偏重全景扫描的写法。它以“我”的视角进行选择性地深描,演唱了一首关于人、故乡、青春和生命重生的赞歌,也建立起了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作品的独特之处,在于它具象化了“人与沙漠合一”的生命叙事,这得益于作者作为本土作家的亲历优势与情感浓度。它完整呈现了人与沙漠关系的辩证流变:从最初把沙漠当作要战胜的敌人,到后来把沙漠当作共生的伙伴,最终让沙漠成为人类致富的路径,以文学的手法,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,还原成了一个具体的生命故事,完成了对生态文明建设价值的生动诠释。同时,作品有着极强的文本意识,以古如歌的曲式结构搭建全书框架,让原本零散的治沙故事、科技实践有机连接,让报告文学拥有了音乐的流动感。这种长调式的写作,既有诗性与抒情性,又有纪实的沉着与厚重。更难得的是,作品有着极强的时代感,打破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,捕捉到了光伏治沙、无人机运维、沙漠海鲜养殖等全新的治沙实践,写出了工业文明、信息文明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,为生态文学书写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性治理,找到了全新的叙事方法。

刘大先(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):该书最珍贵的价值,是它完成了对传统颂歌文体的现代性转换。我们以往的中国文学史,更多关注“风”,对“雅”“颂”的讨论不多,但这种颂歌传统,在民族文学的类文中始终有着鲜活的传承,肖睿的创作把这种颂歌

传统转化到了报告文学创作之中,让作品成了一部生态治理意义上的史诗、一部边疆发展的史志,更是一部民族文化的颂歌。

作品的深度,首先体现在它的历史纵深感上,它没有停留在对治沙成果的表层书写,而是在宏阔的历史长河中,呈现了库布其从绿洲到荒漠、再从荒漠回归绿洲的完整历程,把历史纵深感与时代命题完美结合,让文本有了极大的美学涵泳空间。其次,作品在人物群像的塑造上较为成功,从老一代治沙英雄,到新一代的青年创业者,从基层牧民到科研工作者,从企业家到一线建设者,不同身份、不同代际的人物,都有着鲜明的性格与完整的精神脉络,实现了个人叙事与历史进程的完美接洽。更重要的是,作品为我们带来了三重深刻的文明启示: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,从畏惧、对抗,到理解、合作,最终实现和谐共生;二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,不是对农耕文明的怀旧,而是写出了工业文明、信息文明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,实现了创造性转化;三是地方与世界的关系,把库布其的本土经验,提炼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中国治沙方案,赋予了作品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。

张子影(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):在拿到这部作品之前,我曾以为,治沙是一个没有太多新鲜度的选题,它的结局是既定的——从黄沙漫天到绿意盎然,读者一眼就能看到故事的终点,对创作者来说,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写作选择。但读完作品之后,我却不断地被惊喜打动,甚至多次热泪盈眶。肖睿用自己的创作,把一件看似单调的事,写出了妙趣横生的文学魅力。该书的文字有质感,叙事的转圜不动声色,却充满了力量。治沙本身是一个极为单调的过程,但在作者笔下,每一章的内容都无法预测,每一个出场的人物,都超出了读者的预期。他写70岁的治沙老汉莫日根,没有写他过去经历的苦难,而是让他在一片绚丽的紫棠花林里出场,用平淡的语言讲述他的治沙历程,所有的忧伤都像古如歌一样,婉转地、一波三折地呈现出来,这种写法极为高级。一个作者只有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完全浸润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,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,才能赋予作品最动人的生命力。

2 匠心独运的文体创新

丁晓原(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):库布其是肖睿虚构与非虚构文学创作的根据地和精神原乡,这部作品是他献给家乡的情歌,更是致敬治沙者的赞歌。最让我欣赏的是作品叙事结构中体现出的“肖睿之锐”,是他对非虚构艺术的匠心独运,这是“小说家”肖睿对“报告文学作家”肖睿的赋能,打破了报告文学创作中常见的套路化、模式化弊病,为行业带来了新风。“生命歌”的命名本身,就是对库布其内在生命逻辑的深刻发现,开篇以悲苦的古如歌引入叙事,结尾余韵悠长,整体结构极具表现力。作品中7个民间传说的书写,不是生硬的插入,而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它们既是库布其自然地理、历史人文的组成部分,又是对沙漠生态传奇的另一种解读,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质。同时,这部17万字的作品,以百余人的采访、七年的打磨为基础,做到了去芜存菁、精雕细琢,为长篇报告文学的体量控制做了较好的示范。

兴安(作家出版社编审):肖睿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这也使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天然地具备了小说的优长。有学者认为,非虚构写作允许作者运用小说家的场景铺设、人物刻画、对话描写、悬念设置等技巧,而肖睿的创作正是对这一理念的践行。要实现报告文学的文学性,需要从艺术表达与想象力入手寻求突破。肖睿的创作通过跨文体的融合,为报告文学主体性的重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,也为这一文体带来了全新的可能。

李云雷(《中国作家》主编):该书是库布其的备忘录、风物志和心灵史,它完整地展现了库布其数十年间治沙带来的巨大变迁。该书的文学性创新,核心之一就是叙述主体“我”的塑造。以往的报告文学创作,往往以外来观察者的视角展开叙事,很少带“我”的形象,而肖睿作为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,通过一百多次深入库布其的经历,把“我”完整地代入到叙事之中,呈现出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双重视角——既有对这片土地与生俱来的熟悉与情感,有童年记忆与当下现实的相互映照,又有离开家乡再回归的观察与思考,让作品写出的“变迁”,是经过叙述者主体生命体验的、有根基的变化,而不是外在的、冰冷的数据罗列。同时,他把小说的笔法融入报告文学创作,打破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的界限,以真挚的情感,塑造了一个值得读者信赖的叙述主体,带领读者沉浸式地进入库布其的史诗历程,写出了一部完成度极高的报告文学作品。

崔庆雷(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执行主编):该书写的是治沙的历史,这个题材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缩影,是中国式生态理念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的生动实践。从文学处理的完成度来看,这部作品也是极为成功的。评价一部报告文学作品,无非两个维度:一是对所处理题材的熟悉程度,二是

以文学的方式处理素材的能力,肖睿在这两个维度上,都给出了令人惊喜的答案。该书有三个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突破:第一,叙述者“我”的塑造。它不是以往报告文学里常见的外来观察者视角,而是兼具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双重观察视角——肖睿在这里出生,有着天然的熟悉与情感,又离开家乡再反复回归,有着外部的观察与思考,童年记忆与当下现实的相互映照,让作品写出的“变迁”是经过主体生命体验的、有温度的变化。第二,作品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。它聚焦于当下的治沙实践,却把叙事架构深入到了历史与文化的层面,反复穿插的古如歌、民间传说、历史故事,为作品赋予了极强的历史纵深感与文化厚重感,也为“变迁”的书写找到了最坚实的参照系。第三,作品以“人”的叙事代替了“物”的叙事。它写的是沙漠的变化,核心却是一群人的生命故事,围绕治沙的全链条,写出了不同身份、不同代际的人的奋斗与坚守,让作品有了较强的可读性与情感力量,也让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获得了充足的生长空间。

谭旭东(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):这部作品最突出的特点,是它将国家叙事、时代叙事和历史叙事、文化叙事、生命叙事结合在了一起。该书有扎实的采访积累,也有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活体验,因为作者就是在库布其长大的孩子,这是他的作品最珍贵的底色。该书成功塑造了治沙与现代沙漠创业的完整群体形象,这个群体里,有基层干部,有第一代治沙的牧民,有最早的林业工作者,有新一代的年轻治沙群体,还有钱学森这样的治沙产业理论开创者,每个人物都鲜活立体,让作品的叙事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。同时,作品在讲故事的同时,实现了描绘与叙事的平衡,营造出了极具沉浸感艺术空间。更难得的是,作者把生态思想、审美自觉意识与反思精神有机结合起来,《库布其生命歌》的命名,本身就有着极为丰富的隐喻:它既是库布其沙漠生命蜕变的史诗,也是库布其人民的生命之歌;是古老牧民生命力的呈现,更是作者自己的生命之歌。多重的隐喻让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极大的升华,也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写作的有机互文。

王国平(《光明日报》文艺部评论版主编):成就性题材的报告文学很容易写成单向论证、平铺直叙的成果展示,读者一眼就能看穿,缺乏阅读的惊喜与张力。但肖睿在《库布其生命歌》中完全跳出了这种套路。他没有简单论证黄沙到绿洲的演变过程,而是在既定的事实与脉络中,不断提供属于自己的独到发现与个体体验,把一个大家看似熟悉的题材,写出了陌生感、文学感与生命感。正是这些不流于表面的洞察,不满足于陈述的细节、不重复套路的表达,让这部作品真正立了起来,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骨架与文学品格,也让生态题材的非虚构写作,保持了最珍贵的创造性。

■ 创作谈

把沙漠写成我的生命歌

□肖睿

这是我从事创作以来耗费心血最大、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作品,前后写了七八年,也是我自己最为看重的一部。我之所以花这么多年头扎进库布其,答案很简单:我是鄂尔多斯的孩子。这片土地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,也经历了最震撼的时代巨变,给了我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。我亲眼看着它从漫天黄沙,一步步变成绿洲,再变成如今盛满阳光的蔚蓝光海。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,用一辈子去做一件事——把沙漠变成家园。他们的故事,值得用文学的视角与笔触,认认真真、安安静静地写下来。

我热爱库布其,也热爱古如歌。在我心里,写库布其的故事,本身就是唱一首古老苍凉的生命歌。因此,从落笔之初,我就决定用古如歌的曲式来组织叙事节奏,让文字本身就带着这片土地的呼吸。为了写好这部作品,这些年来我几乎扎在了库布其。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采访,而是真正住下来,沉进去,先后采

访了百余位不同身份、不同经历的生态建设者,跟着他们一起走进沙漠,看树苗如何扎根,看风沙如何被挡住,看我的家乡如何由黄变绿、再变蓝。

很多人问我,写了这么多年,最大的收获是什么?其实,是我终于想明白了写作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以前我总觉得,写作是我写众人,是我拿着笔去记录别人的故事;但写完这部作品我才发现,其实是众人写我——是库布其沙漠里的人,是这片厚重的土地,把他们的生命与故事,借我的笔写了出来。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中,我的文学观发生了转变:从过去的纯文学观,走向了今天更广阔的大文学观,因为我对一切生命,都有了更深的敬畏。鄂尔多斯大地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大书,《库布其生命歌》从来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,它是库布其的风沙、树木和所有在这里扎根的生命,一起唱给世界的歌。

(作者系《库布其生命歌》作者)